

## 监狱日记：蚊子的兵器 (Diary)

1998年6月12日，晴

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在这里我受到有生以来最多的蚊子的袭击。无遮拦的手脚，不能设防的空荡荡的大监房，肆意横飞的蚊子把我们搞成抱头鼠窜之徒，但我们无能为力。是蚊子爱咬我们吸我们的血，还是我们愿意让蚊子咬让蚊子吸血或是有另一种力量不让我们反击蚊子呢？一连串的问题，自从有监狱的上古的某一天，就被囚徒提了出来。谁来回答解决这个问题呢？身陷囹圄的囚徒，只要大脑没问题，谁也知道提这个问题是白痴，因为犯人根本没权利去要求保护自己，就算是一只小小蚊子，犯人也无可奈何。

## 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 (Dry fountain)

眼睛这两口枯井  
散乱的目光深处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爱情的禾苗被泪水的火焰烧尽  
我们住在悲伤的另一端  
隔着高墙看远处的太阳远处的山  
夜里梦见远处的人  
用思念的网打捞零散的往事  
然后让骨头里长满骨头

## 狱中诗歌两首

###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只有冬眠 (Hibernation)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  
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  
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  
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  
冻得渐渐斑白  
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

冬季来了  
我们都爱冬眠  
心脏累了  
血液累了  
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在这样的国家  
我们只有冬眠